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客窗閒話 第三卷

魏元虛 魏靜，字元虛，江左諸生。游燕趙間，以記室謀食。寓保陽之古大士庵，間舍三楹，獨居無偶。時已旅食半載，行李蕭條，困頓之狀，親故白眼。值中秋節，月光皎潔，肩戶出遊，冀圖一醉。行數家，咸辭以故。漏已三下，枵腹而回。入其寓，臥室之關已啟，燃燭輝煌。魏疑居停逐之延他客也，忿然入室，瞥見豔女披服鮮華，據榻而坐。見元虛，笑立相迎，魏愕然退步曰：「伊誰宅眷，此僕之臥榻，實僧舍也。詎可誤人？」女微哂曰：「親朋拒子而無禮，妾憫厄窮來慰寂寥，何誤之有？實告子勿懼，妾塗山氏之裔，前生藉子替劫，今已道成，欲圖報耳。」魏聞益戰栗，女曰：「子何怯為，視妾豈禍子哉？」魏轉念曰：「顛沛之人，即死於佳麗亦得。」隨釋然，問曰：「仙卿其將何以慰予？」女曰：「予亟闔外戶，移席於月光之下，清談雅酌，以舒子懷何如？」魏如命布設，女攜一筐至中庭，無何，玉杯、象箸、珍饌、醇醪，皆探筐而出。女與魏對坐，舉觴互酌，女曰：「妾係燕產，子前生為幽都少年，與妾有舊。同臥起時，值雷劫，妾避子身下而雷誤殺子，妾得遁脫，入西山修煉二百餘年，甫得正果。知子受困於此，來助子致身青雲，以酬大德。」當其時，清輝朗照，睹女光彩煥發，冶容婉麗，國色無雙。魏心動，微挑之曰：「仙卿即與僕有舊，願修舊好，結兩世之姻緣。」女曰：「不可。妾內丹告成，脫披毛之體，已得超凡，焉敢犯淫欲戒而墮落耶？」魏曰：「予前生以身替卿死尚甘心焉，卿為予一破戒烏得不可？」就逼之，女遙避曰：「不但於妾不利，將以盜子之元精而絕軀命，寧勿懼耶？」魏曰：「予觀載籍，仙女下嫁者比比皆是，卿既成仙體，何損於予？幸勿深拒。」女曰：「好色者不在乎淫，子試思接狎之後，身頹氣弱，情竭興衰，有何意味？莫若顯其秀色，彩其丰神，如對名花，可玩而不可褻，則意淡情長。況妾能與子清談，作解語花觀，不更勝耶？」魏不懌，直前抱之，覺有影無形，凜然而止。女笑曰：「癡人，仙體清虛，奚能滿欲？即此可解仙女下嫁之誣也。」遂探筐出青精飯共食畢，斂器於筐，出朱提一笏，以授魏曰：「聊以資旅食備寒衣，後會有期，勿虛念也。」一轉瞬間，女化清風去矣。魏若有所失，悵惘不已。

閱兩月，資用告匱，正歎歎凝想間，女已遙立案前，低呼曰：「魏郎久闊，相思良苦。」魏驚喜相迎，責見疏之故。女曰：「為子籌御冬計，已足跡遍三輔矣。」出金置幾上，皆細碎不成錠者。囑曰：「以此卒歲，諒不致飢寒也。」魏揖謝曰：「屢蒙惠賜，感激難名。第予聞仙人致富不難，倘金穴可探，曷不借予一遊，益佩卿德？」女笑曰：「癡人，無論神仙，不當作賊。即地下藏錫，亦有主者。惟暴客劫掠之資與貪墨非義之財，乘其數日未明時，分潤些微，斯不為造物所忌。安能暴富耶？且富者多累，今使子不飢不寒，不與神仙等耶？」魏曰：「是也，但予忝為丈夫，有室家而不能顧，有學術而不能展，仰賴仙卿，實抱慚衒影，後將若何？卿其為我決之。」女曰：「獻歲後，子之命運亨矣。何憂一席地，顯達隨之，將膺一命。」魏曰：「何從而可？」女曰：「月正元日，子之舊居停來，已有位置，當入邢襄之幕，其署西有密室，子可托惡讎之故而獨居之，妾將為子謀入仕途也。」魏欲細詰之，女已倏忽不見。

元旦，果有船居停訪至，謂魏曰：「敬為先生推轂，今邢襄同寮某囑迓文旌，希即命駕。」魏領諾，旋赴襄國。主人甚賢，惟先生命，果得密室居之。荏苒半載，盼女無音。夏之夜納涼小院，瞥見天際微雲下墜，女攜囊橐而至，魏歡喜欲狂曰：「囊中何物，若是累累？」女曰：「子之終身在是。」魏急叩其說，女起而傾其囊，白鏹盈幾，笑謂魏曰：「子前欲致富，今且貴矣。聞朝廷將開納資之例，子數應得郡參軍，而薦至令尹，俟命下之日，子作書借郵筒遍致舊好請助，必無應者，第偽稱某某資益若干，以掩人耳目，則羅致有由，無突如之惑矣。冬仲得官荆湘間，妾在邯鄲旅次相候。」魏不覺感深，膝曲跪拜，甫興而女已杳矣。未幾南河大工例開，魏如女言佈置，是年冬□月，入都納資，果得郡參軍，分楚北，束裝前往。至邯鄲，忽遇美少年，策蹇追隨，將投旅店，少年停騎問曰：「車中是魏郎否？家姊致命，請住大槐老店，在彼設錢也。」言畢，捷馳而去。

魏知女所使，欣然前馳，果見槐陰之下，有旅寓甚清潔，門無他客，遂留寓後宅，而安置僕從於前。托疾早臥，剛月上槐梢，香風滿院，女已至矣。魏相迎入室，女仍攜筐設饌，珍錯雜陳，相對而飲。女曰：「子至楚方伯署，東有宅一區，係妾親申所居，久無人敢下榻。妾有一函，至彼祝而焚之，理宜相讓，予賃之，價廉而宅精。」魏諾，祈請女偕往。女曰：「妾輩俱有界限，無故不敢逾越。將請命所司，再往相探可也。」魏已微醺，不覺情動，把杯至女前，跪告曰：「僕久曠之夫，望仙卿援我。」女躍登幾而曬曰：「俗子真難與交，無已，請還子牀頭人。」魏登幾，女退縮依牆而立，魏突接其吻，不覺觸鼻，審之牆間畫美人耳。女已不知何往。魏哀祈不應，歎息而寢。至楚，覓得其宅，內外寬廣，結構精緻，依女言致祭，焚書敬祝，安居無恙。遂謁大寮及同官者。數月，忽家僮某來曰：「宅眷皆至，請往迎之。」魏方疑訝間，其子亦至，相將而往，有巨舫泊河濱，儼然妻在。魏登舟相晤，各道別情，研詢來由，妻曰：「郎遭胡僕以資來迎，何自諱為？」魏辯無其事，妻曰：「胡僕偕來，今日停泊時，曰：已至矣，道郎寓所甚悉，請先往報。半日不回，因遣僕隨兒尋之。」魏始悟仙女所為，遂詳述其事，均大感悅。捨舟赴寓，設仙女之位而祀之。

載餘，將致官某郡，魏潔誠齋宿，冀女下臨，以問休咎。夜半，倏聞步履聲，開帳而女在榻前。魏起拜曰：「大德成全，舉宅被仙卿之惠，愧無以報。」女曰：「妾以報子，子何言報？從此致官，後五年必薦權某令，是時宦橐充裕，可以休矣。不然，某年月日禍且沒家，子其志之。」魏悚然筆之，視女情甚依依，益覺嫵媚超凡，復踟而請曰：「仙卿之惠我無窮，感且不休，復何他望？第不得一親芳澤，終屬歉事。」女挽之曰：「子何惓惓於是？妾亦猶夫人耳，若如子意，不復得見，子其願否？」魏曰：「且救目前之急。」女默然俯首，殊形羞澀。魏摟之不拒，於是代為解襦，登陽台涉鴻溝，悉臻實境，非復曩時空虛矣。東方既白，宛然在抱，諦審之，乃其妻也。魏愕然，推之醒，妻亦驚曰：「烏得在是？」魏詢其故，妻曰：「妾安臥室中，漏三下，如被夢魘，至是方覺，不知若何出入也？」魏起視之，昨所解釋者，皆其妻之衣服。自齋至室，重門盡辟，乃告以故。妻曰：「郎獲咎仙女矣。」於是整裝偕赴位前，焚香謝過，遂就官。三載考績，得列保薦。

又二年，權某縣令。妻曰：「仙女所告之期至矣，郎無戀戀。」魏即日致仕，甫回江左，而白蓮之變起，後任被難。魏聞之，為仙女立廟。從此優游林下□餘載，年逾六旬。條有北人問至，出書致魏曰：「予估客也，向在保陽，今來江左行販，有同客少年胡姓者，囑攜此書以投明府，幸已達，即可歸報。」魏挽之不住，開函別無片言，僅喪家之魂幡一具，上書魏元虛頭銜。知大數將終，必女為預告，亟治後事而歿。殯之日，有女服縞素，長號而來，至喪前俯伏悲慟，魏孺人亟出撫，僅存白衣裳一襲，而其人杳矣。或曰：「是即仙女出帛也。」

### 淮商宴客記

齷客洪姓者，淮商之巨擘也，曾助餉百萬，賜頭銜二品。其起居服食，有王侯不逮者。戊辰之歲，予幕游淮上。仲夏，洪商投刺約消炎，會偕同事數友詣其宅。堂構爽塏，樓閣壯麗，姑無論矣。肅客人蕭齋，委婉曲折，約歷□數重門，入一院，小山玲瓏，供素蘭、茉莉、夜來香、西番蓮數□種，以白石琢盆，梓楠為架，排列成行，咸有幽致。正南小閣三楹，前槐後竹，垂蔭周匝。閣中窗戶盡除，懸冰紋蝦鬚簾箔，望之洞虛縹渺。捲簾入內，懸董思白雪景山水，配以趙子昂聯句，下鋪紫黃二竹互織「卍」字地簾，左右棕竹倚□花，磁凳二，磁榻一，以龍須草為枕褥，棕竹方幾一，花欄細密，以錫作履，面嵌水晶，中畜綠符金魚，游泳可玩。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為之，雕鏤山水人物，極其工致。空其隙以通兩夾室，室中滿貯香花，排五輪大扇，典守者運輸轉軸，風從隙入，閣中習習披香，忘其為夏。未幾，肅客人苑囿，邱壑連環，亭台雅麗，日不暇給。於是繞山穿林，前有平池，碧玉清波，中滿栽芙蓉，紅白相間，灼灼亭亭，正含葩欲吐時矣。緣堤而東，千樹垂楊之下，別有舫室。渡板橋而入，為頭亭，為中艙，為梢

棚，宛然太平艘。窗以鐵線紗為屨，延入，荷香清芬撲鼻，其椅桌皆湘妃竹鑲青花磁面為之。艙中兩筵已具，肅客就坐，筵上安榴、福荔、哀梨、火棗、蘋婆果、哈密瓜之屬，半非時物。其器具皆鐵底哥窯，沉靜古穆。每客侍以嬰童二，一執壺漿，一司供饌。饌則客各一器，常供之雪燕水參以外，駝峰、鹿髓、熊蹯、象白，珍錯畢陳。妖鬟繼至，妙舞清歌，追魂奪魄。酒數行，熱甚，主命布雨，未幾甘霖滂沛，煩暑頓消。從窗隙窺之，則池面龍首四出，環屋而噴，宴畢雨止。予潛察龍之所在，則洋夷制皮為之，掉入池中，一人坐其背，鼓水而上也。嗟乎！齷齪耳，而享用逾王侯，何德堪此？今之疲乏，有以致之。執業者其戒之哉。

#### 某駕長

拳勇之技，舊推少林僧。今則散見諸方叢林中，往往有能者，然其道甚狹，稍有逾己者，必求勝而後已。惟遇超軼絕倫之輩，則甘拜下風矣。海昌有遊方之醫王姓者，奔走江河間，獲利漸豐，遂止於家鄉，設肆貨藥。時有游僧來市上，托紫石鉢重百觔，人肆宣佛號，焚索不遂，輒以鉢置櫃上，張拱合掌拒門外，人無能出入者。市人懨苦之，不得已，滿其願。則又過一家，次第至藥肆，索百錢，王僅與三枚。僧怒，將舉鉢壓其櫃，王接而擲之，拋出街心，石為之碎。觀者嘩然，僧惡顏捨破鉢而遁。

逾載，王將赴吳下置藥材，喚吳江小舟。舟子二，一為駕長，一為同伙。划舟之際，似駕長力猛，非樁脫即篙折，其伙怨罵之，恒忍受也。惟張帆時，則駕長右手執索，左手持舵，以足代篙，四體並用，無不恰當，其伙得臥而觀之，故相安也。越三日，晚泊姑蘇城外之寒山寺起鬪。王睹月明如畫，登岸閒玩，有僧立寺門外，審視王呼曰：「客非海昌藥肆之王居士乎？」王曰：「唯，何以相識？」僧曰：「予前年托鉢貴鄉，領教已深，今幸至此，實有天緣。予師慕客久矣，請舉玉趾方丈一敘。」王曰：「諾。姑俟我返舟飯畢，而後會尊師也。」僧喜，反奔入內。王歸舟，潸然泣下。駕長見之曰：「客何悲為？」王語以故，曰：「入其玄中，必無生理。」駕長笑曰：「既能擲鉢，何懼乎禿？吾技癢已久，今請助客。」王曰：「我既犯僧，死由自取，子何為哉？」駕長曰：「吾樂此，死亦無怨，恐僧不吾較耳。請假衣冠以師弟稱，若角技時，必呼吾先，可以無事。」

王諾之。遂飽餐，偕往入門。群僧笑迎曰：「客信人也。」傳報首座，出接中庭，視其人身高七尺有餘，臉橫腰闊，氣概粗豪，已望而生畏。肅客人方丈坐，乃曰：「前者小徒蒙賜教，老僧夙夜在心，冀圖一遇。今既垂顧，請至藝圃，仰瞻絕技。」王唯唯。於是群擁入後圃，有地一區，高垣圍繞，僅通一門，亦甚堅實。圃南包大殿之後簷，為閱武廳事，勢甚雄偉。柱壯兩圍，礎高三尺，隔以石欄，有椅二，首座與王對坐，寮僧□餘，皆短褐持仗站圍矣。群呼曰：「來，來，來。」王謂首座曰：「請徒與徒對，師與師對，我命弟子先戲，可乎？」首座目駕長體貌清臞，漫應曰：「何為不可？請賢弟子先。慮有傷觸，毋自慚也。」駕長亦已釋服，曰：「禿有賊形，恐竊吾衣，必謹藏之。」乃蹲身抱大殿之後柱，起尺餘，簷椽震動，磚瓦齊鳴，以左足掃礎倒，置衣其下，以右足扶直之，仍安柱。轉身呼鬥，聲若巨雷。於是首座及寮僧咸股栗膜拜曰：「我教中韋馱天尊，旋乾轉坤之力不過如是。僧輩肉體凡胎，何敢相角？若尊客一揮肱，則俱成糜粉，情甘降服，不敢再言技勇矣。」王與駕長皆大笑，群僧屏氣肅候，延至方丈侍茶畢，王告退，首座與寮僧盡易法衣，執幡幢以送。王返舟，謂駕長曰：「壯士之力，天下無敵，盍不入營為伍，則顯職立至。請以資助，聊報大德。」駕長曰：「嘻，吾若不為顯職，亦可小康，何至操賤業？客尚欲吾博顯職耶？」王叩其舊職及裡居姓氏，駕長不答。王凜然報以百金，亦不受。及置藥回，逢人述且感雲。

#### 張慧仙寄外詩記

蕙仙，張氏女，名姪，保陽郡人。其父幼工也，母氏胡，困乏嗣，禱於子母宮，覬太君側垂髻侍女媧好，戲謂她媧曰：「得女如是，縱不得男亦足矣。」她媧爭以赤繩係土偶臂而祝曰：「而母欲之，盍隨以歸乎？」是夕，胡母感而孕，彌月妊生，眉目清秀，聰慧過常。她媧皆賀曰：「仙女來矣，後日不知誰幸而作劉郎也。」有滇南馮進士者，作宰畿南，毫而致仕，偶至紉肆中，見女，不覺潸潸泣下。其父訝曰：「何以觸使君怒？」馮曰：「不，不，老夫有女某，其豐材與而女埒，為老夫所鍾愛。不幸夭逝，隱痛於心。今睹而女，得不感慟耶？」問女年幾何，曰：「□二歲矣。」問近習何事，曰：「學刺繡耳。」問識字不，曰：「願學而無師資。」瑯然對答，聲若洞簫。馮叟大悅，問願為老夫女不？媧然不答，以目視父。馮叟曰：「老夫年屆八旬，顧不足為爾父耶？」其父曰：「吾儕小人，何幸而與顯者親？恐若母不忍舍耳。」馮叟笑曰：「吾豈奪爾女，只謂老夫父，老夫當日至而肆教之讀，以成其志，而慰老夫之寥寞耳。」父女喜諾，真是馮叟日至，拳拳訓導，女慧甚，過目成誦。不二年，而通韻語，書習趙文敏《閑邪公家傳》，居然挺秀。馮叟字之曰慧仙。

越三載，女年□五，秀若幽蘭，婉同春柳，直可侍蓮台舞掌上矣。問字者踵相接，其父母皆無所許可。媒者曰：「富商大賈能掣帶兩老，一生衣食不盡者尚不之許，直欲歸王孫公子耶？寧不思門第懸殊，難相匹偶，恐物以類驟，仍作紉工婦，悔之晚矣。」母曰：「咄，吾女縱無夫人相，必為才士妻，豈可配癡呆漢，使失所天耶？」此聲一播，於是游士薄宦皆圖之。時有北河刺史天水明府，以重資購媧，小人圖中飽者引二宦矚之，皆相見恨晚。刺史先以千金，使強有力者要其父，父心動，成有日矣，馮叟聞之，怒謂其父曰：「若欲售而女耶？何為以弱息俾老奴，使茹恨終身？老夫且不忍，親生者忍諸？直非人類矣。」即以告女，窺其志向。

女聞之則大啼不食數日，作絕命詞曰：「蘭有芳而被折兮，象有齒而焚身。予小草之不若兮，何見厄於紫宸？」父母大恐，面誓而謝絕之，使女自為計。遂深藏斗室，霧鬢雲鬟，人皆不得輕見矣。

先是有延陵生者，衿懷倜儻，學究天人，兼悉康熙朝掌故。遊幕燕南，因覓初時，至女父肆，遇馮叟，縱談子史百家，旁及天文星數之學，娓娓千萬言，聽者忘倦。馮叟心傾，每嘖嘖稱歎曰：「不世才也，終當奮翮雲霄，豈池中物哉？」時女年□三四，支頤聽講，至會心處笑靨頻開，凝眸矚目，生雖好之，無容心焉。及宦室既不許婚，游士雖欲委禽，父母又不敢主，悉與女謀。女皆卻之。延陵生之戚，慮生壯年無子，私與女父謀。父知生才，有允意，恐女未必諧，歸而佯述之，女首肯者再。父喜出意外，以告戚。戚以語生，生搔首曰：「予無金屋，奚以藏嬌？」戚曰：「是宦室名門，富商大賈，求之不得者。今女慕先生才，已首肯矣，奈何卻之，致負知己？」生曰：「果爾，試以翡翠雙條脫為聘，其父母願則從之，不則置之。予無長物，亦不忍貸之也。」戚復往，既而持庚東報允，一無所求。生躍然喜曰：「予自謂窮措大，不足人齒數，竟為彼美垂青，咄咄奇遇，即登金馬玉堂不是過矣。」時雖納聘，而無資以娶，會潁川使君約生幕游韓魏間，與女音問間隔。而嫉忌者，欲奪女志，賄其黨揚言於其父母曰：「延陵生者，年逾強仕，家有悍妻劣子，是以浪跡江河，攜而女歸，必為魚肉，且遭側室之羞，不如某某者，貌潘安而富石崇，為貴游上客，真快婿焉。奈何不與眾議而與兒女子謀，貽誤淺鮮哉！今幸聘而未娶，尚可改圖。」其父母惑，將悔之。女微聞，復飲泣不食，病幾殆。父母懼，委婉探之，女曰：「兒已受聘，可再議耶？使謠言實，兒之命也，不實，亦兒之命也。莫受他人誣。必欲悔之，兒誓終身不嫁。」父母知女志不可搖，遂息異議。逾年，生在樂邑，密邇保陽，遣媒納徵，彩輿繼至，冠蓋郊迎，供帳紛華，陳設眩耀。其父母大悅，謂女曰：「婿固不負吾家，兒之目力遠出我二人萬萬矣。」女赧然曰：「此不過婿之小遇，尚不足以展其大才也。快心處請俟異日。」定情之夕，女謂生曰：「聞郎有妻子，果不？」生曰：「妻則有之，子猶未也。」女曰：「然則迎以比來，妾願以嫡禮侍之。郎若以妾故而舍，是妾負心焉。」生泣然曰：「予妻身抱沉痾，不能生育。為奴續計，故娶卿耳。豈負妻哉？」請即發使，比至而正妻已逝。生哭之慟，女百計慰解，自是情好彌篤，所至必偕。南歷恒山，東遊孤竹，徜徉千里間已四年矣。

會生有口北之行，關山險阻，不能同車。女作閨詞七章寄之，其詞曰：「一、聞郎指日出邊關，強作歡顏淚暗彈。叮囑再三無別語，頻緘錦字報平安。二、日送蘭輶過短亭，妾心共逐馬蹄微。揣摩飛渡關山處，環繞深閨得得行。三、遣愁女伴畫相過，長夜漫漫可奈何。欲使斜暉永不昧，倩誰借得魯陽戈？四、吹罷銀缸赴黑甜，只期飛夢到郎邊。惱人偏是中天月，半榻清輝映獨眠。」

五、聞說風高塞外天，綿衣制就又添綿。阿娘莫笑繡襪甚，郎識癡心總愛穿。六、家書一紙達妝台，喜極翻將清淚催。只當與郎同絮語，沉吟反覆百千回。七、忽報郎君返故鄉，忙開鏡匣理新妝。豈知小婢傳言誤，依舊和衣臥繡牀。」

白安人

鍾俊，浙人。幼業儒，父母早故，孑然一身，教讀以餬口，親戚故舊皆遠之。年二□餘，獲一芹，戚友稍禮之，然無與婚媾者。鰥居下帷，立志勤學，未幾登賢書，捷南宮，入庶常，鄉黨中爭欲聯姻。俊謝曰：「予貧猶昔，宦亦未成，何以家為？」時有山右富室官侍衛者白姓，有女及笄，因乏嗣，欲贅清華之士為婿。彼鄉人以其武職，慮女有起起風，莫願結婚者。俊於同年席間遇白，談相洽，詢及未婚故，白即囑同年為媒。俊知其豐於財，欣然許諾，遂贅也。女貌婉麗，夫婦相得甚歡。旋散館，俊銓得南都宰，將至任，白因愛女遠離，盛備奩具，媵以婢僕百餘，僱群艘由水路行。運奩之日，自京至通四□餘里，絡繹不絕於道者，翌日始畢。白送婿女至河乾，珍重而別。於是宵小覬覦，群謀肆劫，但知其多侍衛家丁，恐有能者，不敢遽發。以小舟追隨而下。及官舫晚泊處，俱在通都大邑，無可下手。然一路知風，羽黨日伙矣。

夏初，舟抵維揚。是夜，月朗風清，江波恬靜，俊與白安人舟中對弈，思乘月色啟行，飭僕叱舟子連檣而進。盜聞之大喜，投其魁偽鎮江王者，揮百餘艇，胡哨而來。舟子聞哨聲，咸呼曰：「巨寇至矣，奈何？」諸僕駭告主人，俊不勝戰慄，泣曰：「舉家休矣。」安人微哂曰：「小丑何敢跳梁，婢子足以退之。郎何懼為？」遂命僕令舟子停帆，將群艘一貫鎖連，官舫在中，燈火俱息，男子均伏匿不動。安人呼婢□餘人來前，皆已易短裝，黑衣黑褲，望之如墨。各與棋子一握，密囑數語曰：「速退小偷，毋俾登舟，若驚官人，惟汝等罪。」婢領命而去。安人遂自起，易烏緞襖褲，以青綾蒙首，掛鐵丸囊，俊視之，目立眉揚，英武之概，另具風流，非復平時嬌弱矣。俊曰：「夫人將何之？」安人曰：「禦盜耳，郎如不畏，偕往觀之。」俊見指揮自如，膽稍壯，遂攜手伏艙門內，靜無喘息。

未幾，哨聲逼近，盜舟合圍焉。彼見巨艘聯絡，若索戰然，而無一人在外，懷疑未決。相持既久，覺無他異，乃命酋長挖鉤持刀躍上，未及登舷，皆被飛子中要害，墮江而斃，已數□人。賊帥怒，自攜大盾夾白刃飛登中舟，覺盾上炮子兩下，始知擊者在上，於是蒙首俯身，才欲入艙，安人手發鐵丸，中盜頂，撲跌入江。眾呼曰：「大王殆矣！」皆圍水搶護而遁。群婢咸集，安人命舉火厚賞之，叱舟子放舟前進，俊大悅，揖而請曰：「夫人是何神術，治大盜若小兒然？誠乃將門之豪傑也。」安人曰：「無他，妾性好馬射，家有閒園一頃，翼以長垣，中具馬道箭廳，恒以妾置廳事觀藝。妾時尚幼，戲以石子擊射鵠，父笑曰：『兒欲為此，吾以銀為的，能下者予之。』妾樂此不疲，與群婢日擊，至二三年，百發百中。父又以紙作人，畫週身穴道，命擊某穴，亦無不中。繼又以牛革為人，畫穴於背，命以鐵丸穿之，習四五年，則所發皆洞。父笑曰：『女將軍天下無敵矣，』故侍婢皆知款竅。如是而已，無他長也。」俊曰：「棋子微物，何能殺人？」安人曰：「孰是法者，粒米可以殺人，況棋子乎？彼所擊者，非穿太陽穴則取二目，子已入腦，能不立斃乎？」俊曰：「既聞命矣，然婢伏何所，而賊不覺？」安人曰：「婢踞樞巔，俯視明而用力遠，故無不中其要害。且黑衣與木色等，夜色朦朧，故盜不覺也。」俊曰：「夫人伏艙內，何預知賊首之必登中舟也？」安人曰：「中舟較群舟大而有儀仗，群盜四面受虧，必料中舟為主，賊首必欲破之。既登，即知擊者在上，不意妾在下也，故幸中之。」俊不勝歎服曰：「夫人真娘子軍之巨帥也，智勇無雙。僕何福而遇此？」

及抵官，六載任滿，調首邑。時有軍功參戎許杰來鎮南都，與俊投合，約為昆季，時相過從。盛夏，解衣而不釋便帽，俊竊疑之，及俊得保薦將入覲，杰具席餞行，飲已酣，俊問曰：「大兄當暑不去冠，何也？」杰曰：「既為昆季，事可無諱。予大江巨盜也，因劫官舫，被鐵丸擊頂去片骨，幾殆。幸寇中有兒腦丹治瘡，然不可以風，故不釋冠。」俊曰：「以兄男略冠三軍，何見傷於官舫？」杰笑曰：「此予之恩人也，曾訪舫中，能者係少婦，予喟然自失，去盜不為，投邊營入伍，屢上首功，五六載進膺是取，皆由一擊玉成之。此婦非予之恩人耶？」俊曰：「知恩人何在？」杰曰：「閩閩中人，何從物識？」俊笑曰：「兄勿罪，是弟婦也。」杰駭然起，具衣冠請謁。俊命僕傳請安人出。杰見其弱質盈盈，不覺再拜稽首曰：「此天人也，天命誨予矣。」

凜然而退。

齊叫化

齊丐，不知何許人。江浙謂丐為叫化，因以為名。其為人似顛狂而實好義。恒乞食，有餘，則與同丐中之病不能行者，故群丐皆推尊之。日者齊食於喪家，果腹而回，酣睡郵亭，悠悠自得。忽來一丐，蹴之起曰：「汝非齊叫化乎？」齊張目熟視，索不識者，曰：「呼我何為？」來丐曰：「吾向知汝好義，今有一技傳汝，願學乎？」齊曰：「願。」來丐出紅丸曰：「食此，能知人病之所在。」齊立吞之，又授之針，長尺許，曰：「既知病源，以此刺之，無不立愈。」齊恍然大悟，踴躍狂笑，而來丐已逝。遂遊行鄉市，遇跛者，針之即平。遇瞽者，針之即明。遇因風而啞者，針之即能言。於是齊叫化之名噪傳一時，所到之處，病人環伺之。然齊必擇人而施，其貧者不必求而治之，其富者必婪索滿意而後投針。日得數金，呼同丐遍散之，不藏分毫。

有典商某，因風致疾，右臂已廢，百藥莫效。聞齊名，使人邀至，示之臂，齊曰：「易耳，必予我百金則立能復舊。不則半握而已。」商不得已，與之。齊針其肩成巨孔，曰：「不可封穴，俾風從此出。」拔針而臂即運動。自此逢節舉發，則風從穴出，颯颯有聲，而終身不復病矣。齊得金，濟生葬死，數日立盡。又與群丐游於村落，見殯者四人，輦一白木棺，血涔涔下。齊熟視而呼曰：「若奈何殺活人於棺中耶？既露我等目，當為復仇。」揮丐群圍之，棺不得行。輦者曰：「毋得鹵莽，死者為予婦，因難產，胎上攻心，亡已週日矣。」齊曰：「必啟棺予我觀之。」輦者怒，正喧爭間，有識者曰：「此齊叫化，良醫也。汝盍啟棺，伊必有說。」輦者大悅，以棺回家，出其屍致室中，齊以針刺心下，喚眾出曰：「速命婦女伺之，將產矣。」眾退媪入，哇然一聲，子產而婦醒。齊大笑，不索一錢，掉臂竟去。

有金宦者，家傭少婦暈死於室，不知所以。家人僉曰：「齊叫化必能活之。」於是厚給丐者尋之至，視少婦，笑不可遏，曰：「伊夫何在？速呼來，尚可治。」宦家即喚其夫至，齊曰：「我活之，必重酬我。」宦者以巨金置幾上曰：「若能立活，即持去。」齊又大笑，針少婦之腹，謂其夫曰：「我拔鐵針出，汝以肉針入，即無恙，否則雖醒不久也。」其夫忸怩應之。遂去針攫金，推宦者出，反閉其夫曰：「莫管莫管我。」問，「宦何不謹於房事，而令少婦潛睹，致成欲閉耶？」宦者愧謝之，齊大笑去。或病家為父母故，衣冠設席，延為上賓，齊來大怒，不顧而去。問其黨，僉曰：「欲得其歡心，須以矮幾席地，豐以酒肉，俾獨據而食之，則高歌喜笑矣。」試之果然。

時有與叫化同姓者，少年業儒，娶婦淫甚，瞥遇所歡，忍之不可，去之不能，徘徊門外，悶極而倒。齊適過之，為針其胸，吐痰升餘而蘇，對齊痛哭，齊扣其故，悉告之。齊大笑曰：「易耳。汝呼婦出，我為治之。」少年喚婦，齊突前以針刺小腹，婦大驚，反奔入室，即病。病已，人道遂閉，但能溺而已。少年感甚，捨家覓齊，得之，拜謁於地，願投膝下，以從其業。齊狂笑曰：「我無妻，那得有子？然我無子，繼我業者，即我子也。汝能叫化乎？」少年曰：「子何敢改父之道？」齊曰：「我無家，容我身者，即我家也。汝能露宿乎？」少年曰：「兒因家累，何用家為？」齊大笑曰：「好，好。」以杖與筐授之，曰：「從我游，悔則殺汝。」少年敬諾，遂飄流三江兩浙間，勤為服事，居然父子。閱數載，得其按穴針刺之法，齊曰：「兒業成矣，雖不若乃翁，已超於凡輩。可歸而家，致富不難。」以針授曰：「報汝辛勤，箕裘勿替矣。我將有遠行，兒柔弱不能追隨，盍去諸。」少年不忍，涕泣請從。齊怒曰：「違我教，大不孝。」揮群丐驅之，齊狂笑而行，走如奔馬，瞬息已杳，不知所終。少年歸，其婦尚在室，已改行為良，家業不墮。見夫歸，泣告之悔，少年尋其原穴反針之，人道復通，遂為夫婦如初。既而有子，因世業針醫。

癸斥曰：按古律有幽閉之法，以治蕩婦。蓋女人陰內有羞秘骨，下之如聞，即不通人道。齊丐所行，或其法也。但能閉不能

啟，若得齊丐之道，啟閉自如，則游子咸得封志其婦，天下省無數因奸釀命案矣。

### 八鬆墓

歲在庚辰，余自滄州言旋保陽，道出河間。驚砂夕起，宿鳥歸林，將投旅舍，遙望荒煙古墓中，八鬆環繞，鬱乎蒼蒼，宛若張蓋，亦似游龍。余心羨之，喟然而歎，僕夫告余曰：「此有明義士某公夫婦之塚也。當義士在生之日，開張旅舍，東西南北之人，投止者不知凡幾。一日客去，掃榻於塵埃中，得布縛一囊，內盛白金五百。義士奉之入室，謹藏箱篋中。其妻亦莫之知。越一載，有客蒞止，入室痛哭。義士駭而問之，客曰：「我某省之布商伙也，前歲將暮，倉卒之間，擁三千金馳回鄉里，比及點交主人，則失其五百。商主怒，我無以對，破產償之不足，質其妻孥與主，情願效力五載，以補其號。主知我素不為非，憐而允之。當是時，茫然不知銀之失於何所。今入此舍，不覺心動，感觸而悲，非有他也。」義士曰：「客之囊有字記乎？」對曰：「鼎盛字號。」曰：「銀有數目乎？」對曰：「整寶□枚。」曰：「然則客毋悲也，原物在，請自驗收。」乃以囊還客。客見囊金如故，不覺歡欣載拜，願以半酬之。義士不許。感激涕零而去。未幾偕其主來，願識義士。曰：「我閱人多矣，從未有寒儉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動其心者。我願以兄事之，請言所欲。」義士笑曰：「老夫年已周甲，膝下無嗣，多金何為？縱彼蒼憐而富，我且願辭之，豈閣下能動我所欲乎？」商主曰：「我知之矣。」再拜而退，乃覓女子之溫厚端莊者，以重價購得，載以贈義士曰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兄必從我言，納此以綿善人之後，非敢言報也。」義士之妻亦諄諄勸留，不得已從之，連舉丈夫子，七旬而有八男，且俱敏於誦讀，先後登進士。翁年九□外，夫婦齊眉，猶及見八子之齊登科甲。及其終也，布客之子適過之，欲以表意，乃購異鬆植其墓，越三百餘歲而益茂，且有神物護之，採樵者不敢近雲。

### 義 丐

丐某，燕人也。孑然一身，游食市閭。飽則出其堙堵，在康衢古木之陰翹翹而睡。一日，有策馬而馳者，顛播囊裂，落寶銀二枚於道，丐呼之不覺，狂奔而去。丐乃拾之，自忖曰：「吾其以此易錢乎，彼肆主必疑吾為盜，何以自白？且緝捕者見之必掇去。即不然，同儕見吾多金，有不思殺而奪之者乎？然則此禍基也，不如獻諸官，以脫吾身，非曠然自得之道乎？」遂投獻。邑宰奇之曰：「得遺失物者給之半，此律之明條。汝其受諸。」丐叩首曰：「小人無罪，懷寶其罪。籌之審矣，非所願也。」宰益奇之。適金主馳歸呈訴，宰語之，故還其寶物。金主再拜曰：「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！渠之所慮者，無宅以庇身耳。小人願助之置宅。」宰曰：「能如是乎，余亦給之資本，以旌其善。」乃呼里長為之謀宅於市廛，置貨立業也。且表之以額曰：「拾金不昧。」

鄉斥曰：義者，開國成家之至寶也。昔孟嘗市義而安其身，曹瞞假義以創其業，彼市且假者，天尚許之，況堂堂義氣之出於天性者乎？一以裕後，一以發身，冥冥相之，信無疑義。